



玉磬山房遺稿卷之二

眉山王毓宗相 甫著

門人溫臯謨爾弼甫

詹爾達思理甫較

男王世鴻儀達甫輯

序類

青螺郭先生綸恩予養序

大司馬吾師青螺先生郭公勲業譽望聞於海
內者幾四十禩矣頃者播人撓悖天紀 天子

憫然聲罪徂征播既平黔人固深德先生而先生復奉 詔舉所部區畫而綏定之身所削平林箐巨憝憑深恃阻者無筭於是歌僊載途出作入息獲有寧宇歲丁未先生上言臣荷 陛下起臣田間駸駸列樞筦幸得效萬一經營一方以報 陛下臣有父春秋高請得歸養保父餘年 上許之先生解綬歸豫章自薦紳大夫以至士民凡搦管者莫不頌述其事鴻篇鉅製皇皇乎且被金石而輝琬琰矣余蓋感於先生

者深也在詩有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忠之訓也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孝之訓也然先王以道德役天下之賢靡情不體而古之委身王事者即父母不遑將焉抑忠孝之難以兼遂也先王無若之何耳 今天子神武在宥中興之烈方駕成周顧天下未嘗無事人謂先生社稷臣久勞在外宜入秉樞衡端委持議式序百僚不可去太公方健飲食完視聽頃者 上覃恩中外嘉乃庸用錫厥父母蓋造物者若以太公之上

三原山房 卷之二 二
羣遂先生之純孝而先生之惠澤亦既銘祝於黔蜀間造物者又若藉以榮太公之壽者臣子之顯揚極矣又不可去先生獨浩乎其行泊乎其情退然處於不爭而惓惓白雲也一旦國家拊髀頗牧求舊謂何不佞唯唯晉陸生有言身聖於宇宙者妙有生之拯恬貴於焚華者享無疆之休不佞聞太公雅志經濟幼以儒業顯卒自放於適軸種樹畜養脩計然之業晚益樂施好行其德泰岱之崇初無運動而雲物膚合

雨澤天下其積慶所從來矣人臣之義下明其節上稱其施下之不伐其勞上之不違其志余讀先生陳情疏若自儼於玉門之還而萊衣之舞其進退去就鴻冥蛻卷嚼然於蝨蠖利祿之外精誠感孚至使人主自割其不能舍然之懷俯而聽其所便斯君臣父子千載而一時哉天下之仰封公祥於威鳳之儀大椿之永而先生之道德功名純全損退冲冲乎大谷之不盈孰有能窮其涘者此與嚮者所稱聖於宇宙恬

於芬華庶幾兼有矣當宋之盛謨議盈庭公卿
不乏而安危治亂之計獨倚重於韓魏公與司
馬公魏公雖在外而憂國事如饑渴每見一法
度更一紀綱壞輒太息泣下司馬公名震華夷
乃辭副使不拜遂為宋主所識夫人臣進而任
天下之重退而其重若可委也而終有不能謝
者時所賴耳先生之誠心信志固已結知明
主時方圖任老成翼贊太平即巖穴抱竒者且
相繼柄用矧勛業譽望如先生乎且晚天子
揆之天下方引領望之矣武山文水雖勝豈容
竟托跡哉夫非宗門下士之言也天下士大夫
之言也

賀大師柱振翁崔老公祖平播晉秩序

往播人之憑阻作孽也 太上睠焉而急西南

以司馬李公爲督撫奉 尚方賜劔往聲厥罪

而振峯先生崔公持御史節按蜀是時徵發旁

午赤白羽薄郊關此離載道遠邇弗適有居公

振風節屏墨簡良興利剔蠹爲蜀民請湏臾疏

所爲雕杭狀於 上巳復奉 命監視蜀中諸

將兵與李公圖議方畧日討軍實而訓之乃進

將吏告之曰寇潛據匪茹法所不原今以八路

之衆臨之直振稿耳奚憂弗克若等擒渠帥者封萬戶次者予千金稍後按以三尺罔貸矣將吏凜凜明年六月既滅大憝捷聞策勲晉爵褒寵有加蜀縉紳以公與司馬同心共濟轉焚突之虞措吾氓萌於衽席其功甚鉅宜有言以昭明公之功於有永余以虞周巡行方岳四征弗庭載在王制至漢始以繡衣使者代則使者之所事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八柄詔之大宰九伐議之司馬而使者按部以一人

任其操柄權綦重已使者雖主在文法刺擊讞鞫而地方水旱軍儲資給皆得以封事上白一有緩急諸凡簿責諸校貞肅群情皆得以事外之身出其鑑空衡平者而錙權寸度之俾疆場荷戈之士皆願自洗濯以避鼎鑊公受事豈易言哉當紛紜之秋發蹤指示親嬰百戰與狡酋爭一旦之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俾司馬無中顧之虞人言公決策似子房善斷似如晦也霜霰發而瘴癘消虎豹在而藜藿不採師不必老

士不必危事功顯赫垂休無斃人言公繫安危似汾陽制勝似晉國也誠瓌琦魁壘身兼數器爲社稷之鎮者乎夫工師畫宮於堵引斤督繩指揮衆工俄而衆工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迨其室成曰是固專心智執體要者也使者爲天子耳目而謀王體斷國論是工師之任也詩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夫先王保大定功必遴純懿之臣陳於四方而文武具備庶幾其爲懿德然求之不

易得也惟吉甫當之耳則公之爲烈哉公英敏雄達忠孝節義得之天授諸所論列標熾在宇宙耳目而克綏克詰若陽春發育百嘉訢合風雷奮擊莫不悚輯建非常之功彌非常之變兩公又生同里邑勲伐並著崧鍾岳誕爲甫爲申不亦濟濟乎哉今蜀民每加額相語曰偉哉兩公之再造我蜀乎農樂於畝旅歌於途休嘉賁草木利澤逮鰥寡蜀山氏以來茲一觀也而公意益滋恭退然若不克荷行且揆皇王之緒寔

公之懿德文武兼至焉倘所謂王之所求而萬
邦之是憲乎由斯以談非直蜀事以兩公重兩
公者抑亦自相重矣諸薦紳曰善敢以余言待
命記室

贈李二溟督學泐中序

國家道化翔洽䟽逃不閉咸得晰以光明諸侯
藩輔唯泐為鉅菁莪棫樸之澤首先衣被寓內
士為公車業者率視為嚆矢凡遣使視學方伯
部中以一人任其衡石操功令馭下薦紳俎豆
之徒北面師事之歲時論次其行藝廣厲學官
之路以風四方斌斌焉何其盛也今歲秋二溟
先生李公乃自度支郎擢按察僉事視浙江學
說者謂士習日澆而文益以敝至厯明詔申

飭勤歲課之法嘉與更始繩諸庸回者不流行
盡登寒仄昔所遺棄不啻廓然開朗夫上之化
下若均埏埴下之從上猶金在鎔古者鄉三物
爲教太上財成之其次誘進之其次督責之布
象刑以待氓庶而群材比業於黷序之內即當
世有名公卿若賢良百執事由此其選其亦有
待而興耶余以壬辰入太學得讀李公文於長
安邸中高渺宏潤靈心所竅風至籟鳴私心慕
說頃公從無爲守入補郎署值公私告訕大司

農仰屋歎晨朝諸曹郎獨呼公前條緩急次第
探源審委之狀大司農倚左右手余嚮以公敏
於文也而又敏於政其於經術世務兼習儷至
矣昔勾踐霸越教士十年有君子六千人彼六
千人者僅姑蔑以東禦兒以南產也乃今其地
倍蕪家洙泗戶鄒魯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多士
生於王國將藉以楨幹涵濡漸漬出入不諄所
聞豈戶說以眇論哉總方畧程大猶於公厚望
矣吾聞自神禹告功至大越上茅山萬玉帛不

戒自集文明炳烺萬古我明天造草昧劉宋諸
公崛起迨後三四鉅賢龍虎變化光於鬲彛此
何繇至哉求隋和於沮澤累世弗獲一焉及之
崑崙合浦則有流光吐耀而出耳掄才於瀨亦
士之崑崙合浦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夫
使瀨士應感而興而海內瞿然顧化若成周歌
咏所起二南肇其聲信千載一時乎此 天子
命公意也里中諸先生聞公行屬余載筆遂敘
其言爲別

賀續石江公遷偏沅巡撫序代

歲庚子春大司馬言播首肆逆以干 天誅今

大兵已集而偏沅當播一面楚地連城十五疆
事曠遠願得節越重臣受專閫寄於是續石江
公膺 新命持中丞節飛六傳徃督軍事按職
方氏言黔爲滇之南戶而偏沅左洞庭右五溪
連巴夔爲武陵諸峒蠻所出入繇粵入黔此扼
其吭繇黔入楚此折其衝嘉靖中苗民逞楚師
徒繹騷此謂襟喉之險也逆酋首禍連諸苗爲

掎角趣蜀不利則偏沅實承其弊縱虎於籬格
之內出柙之謂何公由郎署歷郡守所在自任
質直不令而躬化至今閩人有畏壘之祝已進
治吳郡兵已又治易州兵先後在疆場 天子
之長城隱然寄公一身夫以京師之視偏沅猶
冠冕之視衣帶心膂之視手足耳比年曠溢歲
侵嗷嗷者望屋而食縣官至出內帑賑之猶時
有萑苻之警自公蒞車孳孳拊循老羸無菜色
丁壯無戎心紫荊以天險捍神畿虜不敢窺關

而遺一矢公力也蕞爾夜郎曾不足以當一隅
亦猶黑子之著面豪末之在馬體獨以罅阻孤
懸倚公之威畧顧燕急則奉公而燕播急則奉
公而播畿人母亦謂天幸畀公柰何奪我中丞
余以播之厚非燕之薄也下齊衡而元服益莊
四體舒而泰宇滋定舉遠猶之篤近耳昔漢武
拓地西南樓舡將軍下粵而通夜郎則司馬相
如遣焉乃今播固襲我冠帶而隸臣之者也一
旦暴師連歲未解此文告所不能喻而相如所

不能以尺一徃也公在事豈易言哉余聞酋謀不軌時其脅從固首尾兩端當事者不能殲渠魁携輿類徒欲以法窮之搏虎而傳以翼時而麋至時而鳥舉故鮮成功此其故余難言之矣近賴天子神武醜類歸忠酋計益蹙公以御虜者御酋其間宣德望威滅此朝食不啻射隼如善禁方者以視垣一方人余固知公之優之也所謂社稷之役非耶夫天廡之驥朝刷燕而夕抹越駕愈乂則勞愈張乃今國家不可謂

無事矣由茲修文德定武功以光中興之烈夫伐於日月之際斯萬邦之憲乎定興李尹爲余言公簪纓仁孝甲於兩粵徃持憲吳中駸駸武卿相矣力請以奉太夫人驩一旦天子采公卿議召公田間以錢塘舟可達易水始偕太夫人就道在易鎮治士捷於枹鼓保障撫摩吏日上功幕府也公信純乎爲人臣子者哉屬吏某等謁余敘乃授其語以俟飲至之捷

賀順天巡撫及泉李公晉右都憲序代

國家畫方嶽分遣節鉞臣填撫之而王圻爲根本重地外倡九牧尤兢兢倚保釐云邇者島夷匪茹躡我屬國九重睠焉東顧命文武大吏治餘皇率材官往討之議者謂薊永以天險臂京師司農錢穀受寄委輸且以一面當北門之鑰左遼右保襟帶接也上於是推擇廷臣中可使者以及泉李公持開府節督五道軍事撫順天焉公至則躬行邊戍申約束以時延見吏

士詢利害便苦甚暫圖方畧上之先是昂夷數
苦邊挾賞以驕我莫敢懲刈公既以計擒其魁
而裁其撫賞會夷酋伯牙入犯公得候者言虜
狀先期以畜息入保乃擱然授兵出塞大破之
由是威信遂著虜無敢躑躅塞上公又謂國
家方東急倭北急虜而身衡其間戍守瑕而不
固飛輓千里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鞭長不及馬
腹於是課民功揆文教奮武衛營屯之冗者節
黷校之圯者繕津橋之廢者葺廬贄之累徵者

蠲間伍晏然疆事稍輯顧郡邑凋瘵如人中枵
外厄歲復大稔公私積貯畢空公平糶發粟設
糜粥以鋪餓人全活無筭蓋自壬辰東事起八
年而氛始靖公首尾綱紀之大司馬論功且曰
公任最久勞最著上大嘉悅特進公秩右都
憲開府如故公功在勲府而治兵使者某等爲
公撫屬爲余言狀夫語疆理畿輔視邊鄙爲尊
語要害元首視指膺爲重撫綏得人而後天
子得以全力制東方所爲順治威嚴洵有本乎

此其功踔偉可知也詩美周宣脩文武之業是時濟濟在庭師師在甸乃出納者不兼屏翰禦倭者不兼拊循余猶記公爲御史時補衮決策名動域中乃茲護軍距虜彌兵遏亂是山尹方召申伯甫侯諸賢合而爲一人斯非直一手一足之烈也某不佞無能效執筆之後乃因客之歌六月而和以崧高焉因以復諸大夫且謝不敏

賀留都黃大司馬序

某不敏少讀左氏觀穆叔之論不朽蓋德功與言鼎列而三之然居恒攬觀當世所就與古徑庭其以道淑人以經濟定國以文章羽儀天下鉅儒之致蓋難兼之歲癸巳吾師黃先生來視蜀學政皆蜀士所學無出縫掖家言先生獨揭日月於九昏之衢使人殷然返本多士望風茅靡爭言先生一代偉人吾儕幸誦法之皇皇思自濯廟以蘄當先生指先生都試蜀士期其國

士自媿駑下無能稱塞洎讀書中秘先生尋亦
持中丞節撫山東惟是倭難甫輯則間語諸大
夫曰近患可弭隱憂不易銷諸不逞方負山海
爭錙銖爲利採權之使流毒徧境四野若蜚鴻
罔有寧心乃陳義力爭冀 上有所感動至忤
諸貴人不顧又時時問元元疾苦爲滌煩祛苛
令行期月之間而德苞威燁施及滄溟萬里之
外先生滿九載績晉大司馬而天下益望之爲
將相今歲春 天子遂俾先生筦鑰留都留都

國家根本地也九列備員曹事稀濶而六軍
萬姓獨綱紀於大司馬夫以豐鎬之區 高皇
帝神靈衣冠是憑約法具在邇者曠溢頻仍公
私告竭比屋磬磬不盜則殍士氣靡而不振戍
守瑕而不固夫俾反祲爲福易脆爲堅而驕鷲
不可使者無復恣睢振臂爲 闕庭憂伏戎號
澤戕斧弗施不敢生心蓋蘇子由氏有言重臣
天下不可一日無在 朝廷天子跼然有所畏
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先生當世所稱

重臣也所謂以道淑人以經濟定國以文章羽
儀天下人望之若麟鳳之游於郊而周鼎商彝
之陳於廟泰山喬嶽之奠於廣輪也余猶記
武皇帝時宵小譸張爲幻挾翠華以擾南服得
大司馬喬公謹守筦鑰郡凶內誅睥睨觀望之
奸徘徊不敢發畿內所恃無恐以喬司馬重耳
先生身係安危其所關於世道豈有異於喬公
乎今天聽日高九列虛無人而主爵所請皆
日久未報上既褒先生德望勲猷加意南國

俾掌樞政蓋年來大臣受主上特達之知未
有若先生也者然物情之歸往咸異先生旦晚
握統均登三事揆皇王之緒以謨諧廟堂也詩
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夫苟足式將保在君德
誰能遠之當茲官府睽隔世路傾側人情惟駭
非有魁壘耆艾之臣莫爲之鎮定固不獨三山
二水之間得藉有先生矣此海內所以日爲引
領也二三子聚晤金臺聞先生有茲命屬其
授簡爲賀其幸從門下備泝掃則敬徵之穆叔

之言蓋古稱不朽惟先生函三爲一其在竹帛
鼎鍾今且駸駸未有極也寧第喬司馬乎平格
保又宜與姬召閔散爭烈矣

賀馬鳳麓晉右司馬敘

鳳麓先生馬公奉

詔起田間持大中丞節填

撫上谷方是時軍實耗墜民力中乾虜情外狡

識者憂之公既被

命蒐卒乘清芻餉繕亭障

簡騎飭械圖上方略以待虜變於是恩威大著

桴鼓稀聞改盼轉願疆事底定又三年

上用

廷臣推擇晉公右司馬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閩

以外咸屬焉蜀縉紳舉笏相賀則聚族言自大

虜葆塞壁雲中其悍子壁上谷舉引弓之民就

我羈紲也馴異類於壇坫拯萌隸於戈鋌蓋四十年徃矣然而接處於平虜獨石之間者羣豺狼也戎狄冒沒輕儻貪而無厭實偪處我門戶而陽和居中如關鍵乘障之士枕戈待警所爲制之股掌縻之縵縵夷循其約民狎其野以今較昔難易什百矣公以髫年受經術於尊先公與尊太父既魁海內所至一切䟽穢鎮浮流膏沛閩周踐藩臬曰滇曰秦曰楚四履幾半天下洎撫鄖陽德苞威燁雀符睥睨之奸徘徊而不敢發方漢間倚爲長城上振揚無兢之烈而公矢志宣猷羶裘之長以氣摧跳梁之釁以威讐兩鎮屹乎如山三輔因之奠枕上所繇宵旰咨嗟左顧右盼者倚公一人耳余猶記庚戌之釁烽火在畿戎馬在郊朝白羽而暮黃鉞廷議禁不敢發獸趙文肅公謂虜無狀柰何爲城下盟策雖未用而敵氣已奪矣趙恭襄公以制府備雲中上谷虜三至三卻之俾左賢王空幕而南入晉大司馬兩公勲伐品流海內徃徃譚之

以張蜀公與文肅同里其綜畫世務嘗講明之
而建牙之地即恭襄所親蒞也語曰仁義在中
眉睫與之矣公鞭箠逆酋如駕輕就熟其虜情
險易不啻一二數行且威稜愴乎殊俗耀功天
山瀚海之外出而方虎入而周召曷論兩趙公
舟楫霖雨干城腹心將著義無窮歐陽子所謂
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信哉信哉余以捧
諭歸里報事還闕而同年友顧棗濟氏與蜀
諸先生謂余謬承載筆之後宜有言余生也晚
烏敢緩頰則述所爲嚮往者如此

光宇羅公榮擢建寧之任序

頃 天子注意吏治尤嘉賴良二千石即枚

諸大務百請未得 俞而獨所在郡國保鄣皆

得報會建州守缺推擇比部羅公 詔曰可自

是羅公剖竹入閩行矣或謂公起家上第爲令

令著愛爲郎郎稱望即蜀之二三大夫故多竒

杰要以揮斤遊刃遇事立斷若羅公其人者鮮

是奚不以借公長安片席地需之槐棘而亟勞

於外乎嗟嗟不然內外重等耳且夫建州何地

哉在方內郡國閩稱殷阜建尤甲於百城如八
邑碁置無不阻山夾澗澗流不涸力耕輸稅而
外惴惴而不覲上官面即覲上官面唯唯有成
靡鼠牙雀角以溷雀列丹碧標韻磊砢競爽二
三子衿靡事陽鱗度自下車雍容五紵色咲匪
恕不費刀布賞吏是皆易治然猶昔耳比則民
好機利士尚纖趨姦胥駟僧效尤不啻重以黑
帙肆霍陽侯汎濫之餘目前雖幸無事捍禦宜
亟且地襟省會勝扼上游皇華所屆輪蹄無虛

顧此山國採茶摘蕨貿易爲生屋後篔簹遍莖
如篔寧有猗氏之貲邯鄲之治以供珮璫是數
者風俗蠱壞曠澇驟至奚以戒不虞備非常糾
糾履霜舌翕柄揭奚以蘇兆人寬物力或此議
寬彼議猛寬猛杓鑿競絀剛柔異見築舍此尤
郡國皆然匪獨一方爾爾奚以宛轉調停斟酌
茹吐先是守再數易竭蹶屢迎送今且微靈久任
於公公至如陽慶更方已疾誰不謳暮歌岐相
慶其奚以剔蠹釐弊敷汪覃濊若是公所以亟

借而行也竊聞揉輶欲孫而無輶深輶深則折
淺而負輶注則利準利則久和則安進則與馬
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右捷行數千里馬
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輶之和也吾於
是知羅公卧治建矣馬服而良吏習而鍊鍊則
彌精如叩宮宮應叩商商應也彼橘踰淮爲枳
鸚鵡不踰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
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戔戔地氣無足置喙惟
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以持
聞矧以羅公初借彈琴口碑在菱棠再借起草
尸祝在園土則茲之借千騎行見駕輕就熟如
鰲負駿馳區區輶和不啻哉二三大夫得予言
曰善哉是可代繞朝贈策爲羅公壯行色公勉
乎哉於時薊門晨雨炎蒸如滌二三大夫相携
祖餞倍恒黯然因佇立送之更爲羅公夢冷冷
逸武夷九曲不釋

奉賀度支使者肖翁胡老先生督餉昌平
留任績成序

度支使者胡公以副郎來督昌平餉事無何秩
滿遷正郎入視閩司先是昌平數遭曠溢歲
饑民不堪命重以太倉告匱徵發不時士馬恒
不宿飽比公至宣上德意日孳孳務拊循三
軍之士腹用果然若不可旦夕去公者於是群
走中丞御史臺若監司請從上借公三年
上報可公遂以正郎督餉昌平如故故事郡邑

長吏或以徇民請得留然未嘗有以治粟使留者有之自公始云公之先大司徒歷事三朝勲績彪炳中外司徒公遊宦公必從已乃起銀臺繇京兆同寺而守今官所至有聲其淵識石畫得自庭訓居多然最所曉暢者兵餼凡公私之出納錢穀之登耗無不燭照數計徃徃察饑飽劑緩急核詭冒杜漁獵有改折之議有僭運之法所謂以詘爲贏以不足爲有餘斧斷電擊肯綮立解於是諸士卒無脫巾之諍而筦庫吏

素嘗爲鼠雀耗者皆咋舌引去公又廉以裨身謙以接物惠以逮下寬以御人赳赳武夫皆公腹心風聲所薄兵端自彌故居庸以南紫荊以北靡不救寧安輯卧大生鼇守將因得以輕裘緩帶雅歌投壺肅肅雍雍天子長城隱然在郎署內矣或謂公盛槩英標絕倫逸群且綜理周密鉅細畢舉保障繭絲治通爲一當事者胡不亟置諸薊門上谷之間以飶我士馬壯我金湯而顧使之筦鑰一方所用非所急爲是不然

昌平密邇畿甸 祖宗神靈衣冠是憑廟廊蓋
欲藉公之重重昌平重則薊門上谷重薊
門上谷重則西北諸邊無不重矣况公瓜期已
逮循資當遷邇來部使者治粟有效例得遷臬
使治兵公雅得昌平諸將士心他邊諸將士聞
之咸延頸企踵庶幾公一來爲公致力將兵將
將於公何有哉上雖深居禁中頽時時詰疆場
事公卿大夫應哆口推轂公建牙分闕直須臾
事耳夫計事而任擇地而趨中無成筭漫焉嘗
試則天下之事無不去之操之有術出之有權
從容暇豫迫而後應則天下之事無不集之者
也公偉人慨然以當世事爲已任者其以余言
爲知己乎抑未也余鄉憲使曹公時備兵昌平
與公聯事雅善公念公業已上最當不久遷去
屬三鎮有賀乃檄書特達俾余脩辭贈公余書
生烏知兵食大計第論次公近所行事如此以
復我曹公因以待命於公之記室

奉賀黃績軒叅知河南序

先生守司馬郎七襖奉

璽書節鎮汝南道汝

南北控淮康南掎荆漢東引成臯商阪之阻所

稱五方戶閩也異時物力豐厚方內號沃區游

歲曠溢之無時野鮮半菽民率囂然如蜚鴻無

寧心也天潢丹邱者食湯沐供億歲幾百萬此

皆南面而孤與

主上稱伯叔而昆季者土力

計無復出而封尋未窮也假非長素君沃以上

池惡能起色乎此猶居恒語耳吾可以按成績

而守之時日之暇頃自軍工大作絀少府水衡之錢詔開採以濟緩急而奸人言利者朝上䟽而中涓夕出至握節制以侵撫按之權潢池中戢翼眈視者何限則亡不爲南陽艱且重已不吐不如釋沆消氛昨人棲畝女紅還軸先生之填撫宜有術乎爲天子方岳之任奉三尺將事俾閭閻得免愁怨歎息之聲守長尉丞一票受成事廩廩若戴寵靈至嚴重已人主之所注嚮天下之精神才術爭奔走恐後上欲竟賢者

之材而忘其勞賢者亦忘其勞而欲竟其材不覩於嵩高二室乎屹霄漢籠從雲霧而華滋草木伊洛溱洧之流灑漭瀦震蕩於河汴蠆長虬而霈霽澤惟功施博耳先生自弱冠以文章推縉紳間家學蔚與眉山蘇氏後先轡轡以之飾吏事猶掇之也盍枉席其民而後洗刷之使元氣先精采而固扼天下之吭而折之衝中土無能難先生得先生恃以益重所謂在內內重在外外重也牒稱吾蜀山川與英傑相炳余觀先生

歷諸曹風采奕奕範已試之轍即千里無留行
尹甫之烈庶幾見之余不佞弗嫻於文蜀縉紳
先生張祖都門屬以執筆之後既再辭不獲輒
罄其款款先生行矣式廓岷峩之靈枌榆亦藉
有寵光哉

馬冲六奏最貤封敘

不佞以癸巳歲講業太學獲交馬冲六公後十
二年而晤公於都門又三年而公以新津政成
貤封太公太夫人如其官於時太公太夫人皆
稱八袞子姓咸奉鞞鞞酌大斗羞甘灑翩翩
膝下而公以宰蜀邑爲天子封疆臣依依雲
舍走使屬不佞脩酌者辭夫貤封之典三代所
未有也爲子者三賜不及車馬父有爵子而子
無爵父母者於是不能以已之貴貴其親即有

景命洪庥通籍上聞曾不得源源而本本故委身王事父母不違將焉何以明孝而勸忠也明興自一命以上皆得推恩所生乃榮名壽考兩者造物似有所畱畸合之則易而全收之則難乃若太公與太夫人蓋可異焉太公少以孝友稱戚疏無間卒業博士竟格有司已乃棄去復以內外困蝕寢削故皆然猶好行其德種樹蓄養脩計然之業自放於農畝之間而太夫人治壺以內惟謹親朋宗黨不乏問遺春秋蒸嘗不

乏肥腴饑寒困苦告者不乏賑施皆其日夜拮据勤勞以佐太公者也太公居恒延問親隣樂苦或出入公私之事太夫人篝燈課讀以待太公時時教諸子大義兼家業凌替爲憂曰汝父穉志未竟孺子盍勉成之今冲六公既貴而兩尊人協祉駢休玄髮朱顏歡聚一堂望之者若登鹿門之山從神仙中人而鄉之子弟其善者既有所慕而不敢自偷而不肖者亦將有所感而不敢肆其凌囂傲誕之習則太公之行誼禮

讓感人姚遠矣人言公躬化似陳太丘孝謹似萬石君賙困活族似竇諫議傳曰覩禾知稼從穗識本夫范武子之德於晉也父教之也公父文伯之勤於魯也母教之也公以文學政事顯爲民父母歌咏惠休於龍華天社之間而太公太夫人以公顯爲衆父之父衆母之母百順之聚日以宣融寧親之道日以光大意必欣然七聖曰吾種之汝獲之吾作室汝堂之吾勤樸斲汝丹艸之志益愉神益王哉詩云受祿於天保

佑命之自天申之忠孝天所佑也受祿而申命則自今以後皆兩尊人之食報矣先是冲六公生而有泉自後圃湧出太公因以自號夫發於山下止而不盈酌而不竭達於江海至於歸墟莫之量數亦孰窮其紀哉則馬氏吉祥善事之符天開之矣蓋太公晚而蕭然聲利好持清淨諸經度其前身豈天人維摩之流而太夫人方且以杜堂爲瑤池逍遙憇息彼視莊椿朔桃猶旦暮耳世之善頌者箕疇五之華封三之兩尊

三
人備焉欲繪而祝之不已難乎然吾聞士之孝
曰究卿大夫孝曰譽究者究明入仕之義譽謂
聲施四海以康其親也公從此而六卿三事以
顯揚於日月之際永終厥譽歸父母令名漆園
氏所謂緣督以爲經可以脩身可以事親可以
盡年其在斯乎不佞無繇望見兩尊人幕履意
採仁風以備歌謠史氏事也則亦徵之民譽竊
附詩人無疆之義兩尊人庶幾曰此通家子語
非貌言也

奉賀真定司理董崑星考績序

余讀崑高之章而知甫申爲嶽所鍾乃憬然念
金渠玉隄之間日月陰陽所交會其山川靈顯
之氣欲吐於胎魄代有名傑如古所稱勲名將
相之業與夫十六族之濟美豈非天所篤命乎
紹述作求身依 日月之光彌引彌昌貽謀植
慶所從來姚遠矣先君以嘉靖癸丑得附大司
徒李村先生榜中自先君豫章歸而司徒勲業
聞望爲國重臣表率卿僚勒銘鍾鼎迄今人代

既閱世事榮枯者凡幾變而董氏之忠孝文章
繩繩翩翩喬木相望後先代興有子司理公以
名進士治聲嶽嶽三輔間余過恒山出而郊勞
班荆道世講之驩心儀公孳孳民瘼通達國體
如此及詢之士氓則頌者未易更僕諸使者據
方岳上凡所爲平反出幽達滯無不倚辦司理
公受成秉度肅於神明斤斤以三尺爲衡覆盆
必燭蔀屋必周下之不可以私睨而上之不得
以意格間進博士弟子課其德藝第其甲乙厲

三物而興之絃誦彬彬比鄒魯矣懸魚之節
於皦日素絲之風慄於茹藥嘗視府事者半襍
攻苦食淡以倡諸屬不以寸絲粒粟侵民其所
節餼廩盡以繕治武場暨諸廨舍歲游饑民啣
枯桑而骹子骨若蜚鴻罔有寧志公條畫以哺
饑人且時稽覈於郡國於是萊色者蘇枵腹者
望號澤者毋敢生心以至桁楊雨歇莢李春熙
四封之內咸獲嘉祉御史臺上薦書無不稱首
巍然冠羣諸侯公爲理三襍其利澤可數十襍

規矧謨畫可百禩諸郡旁邑與四封之所尸祝
將千萬禩報政之日三老諸生灑然相顧曰神
君哉慈父母哉師帥哉渤海潁川不可知若耳
目睹記公且爲九里潤爲百世思於是中山守
劉某等恒山令李某等謀一言觴御人且屬不
佞謂公不忘芘翼不穀譬之廬室公司苦覆我
則偃寢將毫髮拜賜古者采風出史氏宜有辭
余惟昔周宣中興召公虎經營南國圭瓚鉅鬯
之榮上及召祖康公張釋之于定國其先治獄

多陰德子孫爲宰相封侯世之貴盛與漢終始
公先司徒嘗爲廬州理有惠政召選侍御出入
禁闥切劘人主然猶未竟其什一之用川岳氣
交雲雨時出昭前之令緒而加以光明天之
所以報董氏者庸有極乎徵拜匪遙必有崇褒
異數曰股肱喉舌忠貞世篤無疆惟休而公亦
對揚休命曰天祚我明敕寧圖功永矢文德臣
拜稽首 天子萬壽兩都之民延頸加額以望
仁風不啻江漢之紀余待命筆札方將大書特

書使海內有所欣艷震動而後世歌咏不衰余
不敏猶得擗管竅焉

賀張芋田年文兵備密雲序

手田張公以戶部郎中督密雲餉尋陞河南參
議兼僉事即備兵其地時萬曆戊申夏也予鄉
之宦於京者屬予言公賀以予與公同里選復
同社燕中已復同進士意氣莫逆也予喜而言
曰大夫服金緋握兵柄當一面之寄又近在畿
邑爲天子藩輔洵都哉雖然兵難言矣才有通
塞地有險夷時有緩急急則難似緩而急愈難
矣險則難似夷而險愈難矣有所難於險夷緩

急之際者才之塞也能使夷者不至於險緩者不乘而急才之通也夫密雲檀山亘其裏重關扼其表三輔股肱地也然九鎮碁置薊爲最重擁衛陵京實惟諸道共之往歲庚戌之變虜穿古北口直薄都城夫非公之部耶自密雲轉屬古北二百餘里耳朝發夕至不殊衝塞故曰地有險夷國家不言兵久矣何況內地邇來戎心匪茹河流肆毒遂空數十里而尚蜂屯蟻聚敢以先聲喝我我積玩虜積驕恐旦夕不能無事

且未知所中也故曰時有緩急顧當其險且急矣才智起而有之可無顧慮而上亦不得不假便宜解微繆今有險與急之實徂夷與緩之形將因循不問敗乃事矣欲遂起而圖之勢未必得也或張皇發難端又非所以靜衆志也建威銷萌何若而可故曰似夷之險似緩之急愈難也或曰督撫主之監司稟成焉耳何慮乎曰不然督撫所轄廣監司所轄專督撫謀其槩監司謀其詳假令此二百里之間一方受警一民乘

釁分土者欲移責於上不能矣或曰然則張公何以備兵乎哉曰予習之矣公為人智沈而勇深真文武才也當其爲戶部郎以能推其督餉密雲稱辦馬餉之贏縮稔知之矣伍之虛實地之扼塞要害皆躬歷而熟籌之者也今天下不獨無兵又患無餉餉之不足既蓄其出或浚其入兵之不足不必增於餉外患其冒於餉內今以公之才理其所稔知之事所躬歷而熟籌之地以其足餉者足兵以其核兵者核餉信優爲

之矣可使夷者不至於險緩者不乘而急矣蓄銳養威屹然鎖鑰朝廷有所倚以爲重而戎虜震懾不敢發即發能鞭捶使之顧不偉與公學靡不究湛爲道德發爲英華父子兄弟與眉山後先炳煥而予獨喜道其武事者以兵其職也地與時所重也又見公之通才果不困於緩急險夷之介也昔獫狁侵周吉甫匡國詩人歌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蜀之先君子耶公得無意乎則所以經緯國家而憲萬邦者美哉始

三麓山房
卷之二
基之矣且與鄉之人拭目馬

奉贈朱錦波榮擢二千石序

頃諸方岳入覲 天子坐明堂大計羣吏已復

臨軒策士將脩西京名實之業蓋鯁鯁斬以

加惠元元而拔擢旌異之典赫然視昔若有加

者會吏部臣言紹興太守缺 上詔推擇廷臣

中孰可往乃以 錦波先生朱公報公既稽首

對揚 休命於是蜀縉紳先生咸出都亭相與

班荆坐亭下謀爲文以餞之而不佞某從粉榆

未嘗奉公顏色當以次授簡蓋流覽往記循吏

莫侈於漢其時號稱治平其君號爲英核而曰
與我共理者惟二千石乎乃會稽之治則劉祖
榮爲最已祖榮由將作大監八居九列四登三
事勛名耀於春秋漢吏於是爲盛 國家懸衡
萬寓而淞爲股肱郡其畸重視兩都等職方氏
言其地震澤東海之所經溯衝淤塞爲三農困
又時與島夷爭一旦之命顧計今之難於昔不
啻倍屣也惟其難故其勢益重其勢益重故其
品格必日益高此非有深識遠猷果敏練事懷

經文緯武之略者即跬步將安施耶公以進二
高等起家所在以神明稱入守比部署中是時
上數起大獄公持三尺主天下之平元氣鼓
盪百物甲圻敬爾由獄長我王國不亦勝任愉
快乎昔者有虞之世刑期無刑從欲風動歸之
咎繇之邁種而其所陳說者孜孜惟知人安民
是務耳乃周官六卿分職乎統均者不得言詰
慝錢穀甲兵者不得親禮樂若農之有畔是咎
繇之所慕說者其亦躬有弗能兼也今 九重

思治求賢方以一切便宜倚辦於公上之展案
錯事之儔下之祁寒暑雨之苦日夜望其課察
而衽席知人安民匪第言之亦允兼之矣夫湛
盧與鉛刀俱即鉛刀亡以異也試之剗割而利
鈍分試之鯨鯢犀象而利鈍愈分矣郡國者賢
士大夫之鯨鯢犀象也塗山秦望之間 天子
隱然以長城寄之其吏民方拭目而望公之風
采而 九重宵旦方欲紓其南顧日者閭閻之
私漸竭權使之使擾不止即請張搖撼民心洵

洵易動而上弗顧也公祭戟所指田畷以至女
紅毋不恃以爲命澗之人欣然相顧幸其至而
稍有起色公以老成之才湔澆苛之令蕩豈弟
之澤所爲寧又其民萌俾無征求之困有鼓腹
之謹猶之庖丁之解遊無厚入有間恢恢有餘
也再考漢唐故事往往以尚書省寺分典大郡
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至疏其名姓於屏俯仰視
焉公在內內重在外外重矣矧其地勿論崇伯
子之平成萬世爲烈即嚴光王謝之流風餘韻

猶有存者尊俎文翰之間皆足以動後世景仰之思公茲行而俾其山益高水益深直將揖諸賢於千載之上豈不卓然政事風節爲岳牧雄長哉不佞猶憶龔少卿守渤海賜黃金乘傳而往數年間勞來安集義民殷阜獄訟止息遣使徵少卿功曹王生言此宜歸之聖主之德漢帝悅其有讓公徵拜匪遙有如上方御東朝倣渤海故事而問焉公長者宜有長者之言即不佞可當王生亦何以一辭贊方待命筆札大書特書使爲人牧者有所欣豔震動而溯人士歌頌之不衰宗雖不敏猶得搦官埃焉

奉賀中翁吳老先生奏最序

中涵吳公以名進士守兗滿三載兩臺使念兗
政始成精神灌浹難其攝者乃以最書命郵使
以上留公治郡如故兗之滋陽令楊君光啓以
其猶子紹震為余經房士走使於余徵言頌焉
曰兗不天淫雨漫泗漂我民廬舍融風煽回祿
燬我郡市屢饑饉疫癘與盜賊又日相尋民其
無如矣猶幸天之矜此衆庶而賜之吳公也自
吳公五馬惠來諸所為下檄屬城勘災恤病必

躬必親毋縱虛冒以飽積猾公又以非時謁上官往來所過輒前菜色而身詢之以故所司恪處施必當阨而後乃亟白兩臺使上疏請蠲賑是歲也饑而不害若乃反風滅火築隄濬渠拯人於焦爛皆墊不遺餘力命鑿煮藥療病者所全活毋慮億萬人設方畧選壯士懸捕斬賞格以擒馘汶上之哨聚者而他盜相戒無敢犯兗境而後乃出教令勸民解讎息訟謂若一牒入庭而功曹掾史伍百訟師以至酒食肆無不蕩

散者若何利焉凍餒而子孫以博一勝乎先是公爲郎爽鳩署聽讞最稱明允以故州邑上獄立爲訊鞫爰書科比裁定手中牘成掾史驚猶鬼神諸舞文破律之伎無所售率衣弊履穿投其筆硯去於是飛蝗之過兗者不下塲噉苗而南入河東入海蜃沒雨爲泥而兗史遂書有年矣而後乃庀材以守郡澤之圯樂器舞服之敝者新焉而後乃進子衿而程課之親爲甲乙字隲而句衡人人自以爲虛往實歸也督學使者

校士檄至充公即屏居間戒閤人無達薦紳牘是科也充士之魁其經者三人得雋二十有四前乎未有此盛也滋陽澤宮俎豆顏子而無宣聖學士沈於習俗公爲力排群譁卒建白釐政焉仍買田以供祀事公自常祿外即錙銖惟恐沈我歲賦出入一式藩司頒衡一二奸掾輕重其手公輒覺之繩以法弊蠹遂清即光啓之牒邀賴公之教得從諸賢後以無戶曠今公績上矣光啓不至阿所好誠惠徼先生一言俾兗州

之治與潁川渤海相輝映則光啓之願也余既讀楊君書而嘆曰嗟乎吳公之賢也夫充之包河濟爲壤轄三州二十三縣爲山以東雄郡而又饑之以水潦蝥螻札瘥斬刈之以陰陽盜賊當其初來時誰不爲吳公難者乃吳公勤恤民隱而除其青僑猛遂寬亦既互用卒也饑轉爲穰盜遠其界蝗捨其苗反風滅火天助其順不亦顯道惟彰乎迺予之嘉尚吳公更有進焉余嘗美衛颯守淮揚始列庠序之教文翁治蜀任

延守九真彼荒陋窮而文明通三公尸之故足
術也以滋之邇於闕里而宣聖俎豆閱二百四
十餘年待吳公始正夫天以吳公惠充亦竒矣
夫然則璽書黃金之賜九卿高第御史大夫之
拜以報吳公清忠勤愛必有重褒異數予史氏
職在采風賢如吳公固當世恒格非論著所先
也遂書之俾歸報揚君君舉似吳公其以不佞
言爲當否

賀王霽宇晉大司馬敘

大司馬霽宇先生王公往以播平善後奉
節制三省既舉所部區畫而輯定之公歸
上復召公田間俾督薊遼兵務是歲秋滿二品績
司勲書其律以聞制詔司馬歲比師旅元
元騷動惟司馬躬秉義質有文武端誠於國不
願患難確然柱石之固以乂安邦家予惟汝嘉
遂下璽書晉公大司馬兼敘川貴功蜀縉紳
旅進爲賀於不佞徵辭不佞載橐承明嘗記注

司馬曹事觀公先後爲上振耀威德戡定禍亂出黔白於水火中外喁喁所交口頌公未易更僕曰若公者可謂古大臣國家左顧右盼者繫公一人耳自五單於解辯然未嘗一日忘豺狼之欲關市之約金錢歲增數十萬緡公填雲中一切裁省虜俯首彌伏一再窺邊輒指授方畧有所斬獲由是威信大著左賢王空幕而南播既平人言善後之難難於慮始譬之射者初則以虎視石者也其心一其用專迨夫疆場

之事一彼一此利害分秦越而得泉期九仞以盡三垂而舉萬全罷尉撤堠以相休息難之難者也公至蜀畫便宜核功能矜保界繕城郭嚴部戍拊循凋枯幽隱必留殘孽內附俘者赦者爲京觀降者爲編萌人言播難已寧何勤中權公曰不然星星始然一杯可息失此燎原即決江漢未可及也夷所侵地自渭河關至沙溪場六百二十餘里疆吏受命毋縱虎於藩格之內以伺我苞桑迨今諸酋夙夜懍懼幸勿干司

馬法凡顯有所持而陰有所奪皆類此蓋昔史
遷紀漢事於甌越匈奴皆有論次而西南夷叛
服獨加詳焉以斯知公在事豈易言蓋社稷之
伐也頃者戎心匪茹河流肆毒深計之臣未嘗
不撫膺興歎公下車虜相責曰語汝亡入今
天子遣將軍來矣既攝管履時時延見吏士詢
便苦甚誓乃定約束圖上方畧比及三年威稜
懾乎殊方虜亡敢躑躅塞上廷臣推公爲大司
徒則天下益望公爲將相矣說者謂昔襄毅宣

力邊陲公駸與之同烈然承平既久我積玩虜
積驕虜狎其餌我峻其防所爲制之股掌縻之
繡緜亭堠不驚邊鄙不聳引弓之民逡巡惕息
於公之籌畫而不敢近以今較昔其功不啻什
百襄毅在內內重在外外重代急奉之代燕急
用之燕卒掌邦政宅揆統均要以筭計見効豈
能踰公哉伊尹之任也蘇子稱之曰其素所不
屑者足以信於天下公一念樸忠上信於人
主而下信於天下之心久矣 日月之際爛焉

聲施蓋邇歲來大臣勲德譽望未有若公之連
然標熾在人耳目者也 上方念公按其計牘
必將曰北伐獫狁荆蠻來威是克壯其猷者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此是憲於萬邦者圭瓚秬鬯
以告文人是惟祖若父爲王室輔者公以萬年
之觴進 天子爲敬舉之由婁晉公孤入亮大
猷肩襄毅而度越方召吉甫諸賢將垂拱而需
之公矣若夫銘劍閣勒燕然今茲行間之士所
慕說它日太常所紀將有作頌穆如清風者其
不敏不斐曷以張公乎

賀余健吾督餉昌鎮晉秩尚書郎敘

畿輔之重爲九邊根本吏士掾甲待炊而仰度
支比大虜葆塞大司農所領錢穀歲不足以奉
戰士當事者亡不抵掌太息皇皇莫知所出矧
昌鎮衣冠工劍九廟神靈所憑疆圉戒心倍於
它鎮司餉之臣計無復之憂憂乎未易譚也健
吾先生余公起家循良以治行高等入領度支
籍籍著聲公卿間會昌平治粟使者缺大司農
推擇公以往公明熟於國計凡度廩之盈縮程

三齊山房 卷之二 吳
積之登耗戍伍之饑飽無不究也無不晰也至
則鈎斲陳蠹摻伏匿謝絕等牘斧斷霆擊祭會
立解商民若更生而諸奸吏重足壹跡亡敢乾
沒將士人相語爲縣官乘障爭効力亡憾呼酒
相慶也蓋公在事所省凡七千餘金而士若加
飽弊若加剔六軍之需灌輸若加便利畿輔重
而九邊俱重昔人所謂以詘爲贏以不足爲有
餘諳閱精而建厝審非偶然也 天子用嘉乃
庸有 詔晉公戶部尚書郎而通判劉君州守

楊君以書抵都門請以一言觴御者余聞天下
無難能不可爲之事而有能爲必可成之人誠
能以警惕爲補苴當暇豫爲綜覈上無虞於公
家之費而下無虞於誅求之擾此其故有難究
詰者矣漢高馬上得天下功首鄼侯侯居關中
給饋餉弗絕豈其有先登摧陷之力而群臣咸
遜績焉蓋百司之中其最糾紛牴牾不可緝緒
者無若財用公自爲令念周蔀屋清風亮節終
始一致故業益光而望益隆夫治民治賦豈有

王齋山房 卷之二 五
二道宋臣上官氏謂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
於民爲司計者之過朱元晦以朝廷愛民而公
卿以下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致制之無藝而
取之無名今天下師師濟濟豈不多賢要以憂
國家如饑渴極身無二宜莫如公安得公遂計
海內罷箕歛之術捐不貲之費仁澤周被無極
哉斯治平翹足待已不佞聞公之擢從里中諸
縉紳後喁喁相慶故於二君之請書此以復異
日當有銘公之功勒之燕然者願執簡而竢焉

奉賀劉真田公祖恩綸褒績序

蜀西南夷夜郎最大而戎州爲門戶其西靡莫
滇池最大而邛笮爲門戶 國家威德旁鬯烟
火萬里胡越一家顧山川封域朶阻孤懸鞭長
不及馬腹非得文武重臣填撫之徃徃不戒赤
白之羽或薄郊關甚或衡命以干靈誅播事可
殷鑒已播之發難也 太上眈眈而備戎州真
田先生劉公以尚書郎適來守焉維時大將軍
東行水陸分部受寄委輸日不暇給而公拮据

三 卷之二
於宵旦寒暑者孳孳爲士民請一旦之命賦役
里胥之伏弊靡所不剔間井單赤之隱痾無所
不周蓋至陳師飲至而公功可觀已露布上聞
帝用嘉悅遂晉蜀按察使者治建昌兵蜀人
大喜加額 天子幸蒿目西南予我劉公所爲
恩德氓萌甚厚而諸文武大吏則又曰是嘗握
虎竹控士馬衽我吏人於蹶踏戎伍中者也索
韃甫輯比屋磬磬尋以藩臬有捧賀之行兼握
數綬公之履蓋西距瀘水東接朱提取故守之

民而邠翼之令行於數月之間椎髻腊胝之民
莫不回面易慮於千里之外會太宰當考課吏
公前所報最治行爲天下第一 賜璽書褒美
如故事 封父母如其官公既對揚 天子之
休命於是遊戎蕭君晨朝兩屬諸大校且因胡
侯抵余言曰自公之飭兵也士飽而嬉勇者感
輸窳者省惕譬之廬室公司苦覆我則偃寢惟
是建威銷萌豈繫不穀之能逆捍其侮以母干
簡書將毫髮皆拜公之賜敢藉子言爲酌者先

余謝不敏泊以竊庇宇下而幸辱公凡公之約履顏色獲與奉也風謠輿誦獲與聞也語有之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故射石而飲者銳其末也省括而發端其始也孔門言志由使民勇求使民足皆曰比及三年虞庭三載黜陟幽明其咨十二牧也歸之蠻夷率服以見德化之成天下理亂執若循環顧釁發中土者二三起於邊圉十九非其疆土羯獍人民雉剽相殊絕也民方美兵耳爲夷鹵

則利用威民方嫌於夷而未脫於夷無兵之形而憂其兵則利用文文武並用蓋難兼之矣昔詩美周宣中興之業藩屏出納則申侯山甫簡徒薄伐則召虎方叔然亦各以才用耳安得一人而文武皆託重之舒闡弘猷芟夷大難德不觀兵安不忘戰亦安得文武之才僂試而僂最之戎州重則奉公戎州邛都重則奉公邛都護軍距虜則申甫之伐也彌兵遏亂則方召之勛也四封之制立斷之事發劓於此游刃於彼圖

事揆策名實炳然茲未易言矣然且威望風采
不暴其長勞深功多不矜於色在易之九二曰
在師中吉王三錫命繫之曰懷萬邦也夫師中
之吉而本之王之三錫王之錫命而推之以懷
萬邦此明良之極遇也天將有造於戎也公厚
其終天又將令南人不復反也公開其始爲於
爲戎之日惠而悅故戎之民戀之深爲於去戎
之日久而光故非戎之民戴之切異日者柄授
節鉞保釐七蜀入典樞機徵拜孤貳如韓如范
起於西鎮令天下望公若泰山喬岳奠於廣輪
而莫窺其用公亦雲行雨施昭茲龍德而莫禦
其倪所謂萬邦之懷也者固申錫之無已乎文
武爲憲公何讓焉蕭君謂余曰公不忘盪櫛不
穀以有今日若公者豈第歲月計蓋百世功也
幸徼子言敢以待命於記室

賀劉肖渠齒德膺榮序

吾聞之元命苞曰弧北有大星爲老人星治平則見而保章氏則言星今在箕尾分以故三輔多壽考云劉故爲涿鹿甲族而著姓交渠里中先君起家中秘而母歸先君迨中外颺歷南北聞問不通者三十年所矣不佞於青衿時依依有涓陽之思洎膺里選乃得拜公堂下覩公僊僊乎未艾也今歲且七袞矣而公強健踰於少年人耳目聰明玄髮覲齒元精盎溢灼灼然有

啖旄茹芝之容里中人咸異之謂公奚若此也
以術異公者曰熊經鳥伸用是而煉形益筭乎
以養異公者曰用物既弘取數常盈緣是神凝
而氣固乎以狀異公者曰魁梧傑特矍鑠逍遙
如玄鶴之矯翮而大椿之深根固蒂信賦畀之
不偶乎而三者皆非也余侍於公者已十三禩
答公動止凝如也祛芬就朴人貌而天不啻寒
素意公處靡麗紛華而蕭疎夷曠也此其早服
善積默契老氏之旨也已而聞公起居生平未

嘗一御藥裹晨起童僕受事至暮傭作盍較始
就枕此其戶樞不朽流水不壺默契無逸之旨
也已而窺公之微望之閒閒即之温温聽之卑
卑飲數斗而不亂公實產於嘉靖之代當是時
君臣休明中外靜謐兵以不用爲威財以不畜
爲富而太和之所薰蒸洋溢諛爲耆德先天者
也而又近處輦轂之下 聖明在宥孳孳豐鎬
時爲布豈弟達馨香而公首被其澤氣和形和
方憇於熙皞之墟而優游乎耕鑿之治所謂後

三齋山房 卷之二
天者也且聞古之稱壽者無逾陶朱蓋三致千金而三分之彼以其精者治身而以其餘者治什一之利其智計豈鮮哉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黃耆不佞敢奉大斗而從諸姻里之末且述公所爲壽者蓋治平有道之徵匪獨一家一鄉已也

贈李伯子遊泮序

予上世家綏山麓綏自葱嶺橫亘而南蜿蜒者萬里神秀融滙故多右族而李氏則繇太史伯陽著姓闕闕蟬聯至參寥起秬苑而超乘不佞當舞象之年先叅知時時燕論里中質行長者未嘗不言李翁李翁即之恂恂叩之訥訥徐察之則葆真敦樸飲人以蘇延慶襲休蓋所從來云即參寥大父也余兩家既井廬相比姻好相連意氣栩栩相善於參寥居恒得以兄弟締事

三
卷之二
之歲癸卯督學使者傅公校藝漢嘉獲雋若干
人以充膠庠之選燿靈穎藻咸斌斌質有其文
李伯子髫年衰然先多士不佞得其卷亟讀之
觀格致二語大竒也不佞流覽徃記昔漢樊氏
之治室也先樹漆焉或曰是惡乎及也既而漆
成樊氏之宮室棟染榑榼罔不澤也賈其餘獲
厚值焉夫漆非旦夕生也樹之數十年之前而
需其用於數十年之後矧於樹德哉而不見夫
喬喬蔚蔚者乎吐而成谿縱而被畝直而千霄

穉彌厚暢彌遠貽謀式穀取則不遠則天作高
山之喻也好爵爾縻自天申佑則積善餘慶之
說也李之先樂善好行其德蓋嘗衣食其鄉之
貧而左右其弱不振者又或至焚券不償里中
兒相聚謂李翁誼至高與先大父好施等是宜
並興也今參寰丈方務博綜以經世抗致青雲
之上而伯子繩繩振振際龍見之期舒鴻漸之
翼實始基之喬木相望麟鳳代興斯與鄉之樹
漆者曷異雖然予讀伯子之文而有進也良知

三
之
二
三
之學洩空顛之精接洙泗之秘蓋孔孟而後文
敎於唐起於韓學倡於濂集於閩至明而凝翕
於文成哉韓之文以李漢傳閩之學以黃蔡衍
今所爲三子者屬之誰乎願與伯子共勗也

